



踏访新时代边关·口岸哨兵



向着山口攀登。

这里，是祖国西北的阿拉套山，一条苍劲的山脊线划分出哨兵的两个世界。在山脊的这头，是新疆军区江巴斯边防连的营盘；在山脊的那头，是日夜通行的阿拉山口口岸。当一列列国际班列呼啸着通过口岸，连接起中国与远方时，有一群年轻的士兵正站在山脊线上，守卫着口岸和班列的安全。无论是面向班列还是背朝班列，他们与班列奔赴的，都是同一个“目标”——班

列运送的是繁荣与发展，他们守护的是和平与安宁。在这里，每一个士兵都经历着一场特殊的“成人礼”。不是在城市霓虹中，而是在风雪巡逻路上；不是在亲人的目光中，而是在国门的注视下。他们的青春，被山风雕刻，被冰雪淬炼，最终成了山的模样——沉默、坚韧、不可撼动。今天，让我们走进新疆军区江巴斯边

防连，聆听一群驻守口岸一线边防哨兵的故事。他们的每一天，都是对“守望”最生动的诠释：守望国门，守望班列，守望身后的万家灯火。他们让世界看见，当青春遇上边关，当个人融入家国，荒凉的山脊也能迸发出蓬勃的力量。他们站在那里，本身就是国门前的风景。

——编者

江巴斯：山脊线上奔腾的青春

■田芷齐 李子涵 马乐清

风雪中的“成人礼”，雕刻出战士坚毅的脸庞

深秋的阿拉套山，褪去最后一抹金黄，在素朴清朗中静候寒冬。新疆军区江巴斯边防连上等兵李海站在哨楼上眺望，视线越过连绵的山脊线，落在那头灯火闪烁的阿拉山口口岸。恍惚间，他仿佛看见了数千公里外、家乡云南红河河畔的夜色——那座祖国西南边陲的口岸，是他梦想开始的地方。李海的家，距离国门口岸不远。打记事起，母亲就经常望着国门下的哨兵对他说：“看那些边防军人，是他们守护着我们的幸福生活。”母亲的话如春风化雨，将一颗从军报国的种子，悄悄播种在他的心田。

18岁那年的秋天，李海穿上军装，踏上西行的列车。从一个边关奔赴另一个边关，他带着母亲的嘱托和年少的热望，走向陌生的西北高原。当列车缓缓停靠，他第一眼望见的，便是暮色中绵延不绝的雪山，像极了大地的脊梁，横亘在天际线上，沉默而坚定。李海仍清晰记得，第一次参加巡逻时的情景。巡逻路沿着陡峭的山脊延伸，冰粒夹杂着沙石漫天飞舞，在大地上肆意展示着自然的力量。他眯紧双眼，艰难呼吸。风撕扯着他的作训服，未系紧的帽绳抽打着脸颊，记忆中留下灼热的疼。狂风中，班长刘金的声音几乎被淹没：“快把背包绳绑在腰上！大家抓紧，队不能散！”李海紧紧握住手中的背包绳，这根平日里普通的绳索，此刻成了他和战友攀登时的共同依靠。

还有一次巡逻返程途中，风雪袭来。队伍即将抵达山谷，风愈发猛烈。身边的战友忽然一个踉跄，眼看就要跌倒，李海想也没想就扑上去。两人都失去平衡，重重地摔在雪地上。

“紧贴地面！”刘金嘶喊着，自己也伏倒在地，双手拽紧连接两人的背包绳。后面的战友一个个扑上来，更多双手一起拽住背包绳，帮助他们脱离了险境。每次登顶后，李海都会抬起头远眺——他们守护的不仅是脚下的土地，更是身后的万家灯火和不时从口岸驶过的国际班列。列车呼啸着连接起中国与远方，而他们，是和平常通道上坚定的守护者。来自广西的中士韦延资，同样经历了属于自己的“江巴斯成人礼”。最让他记忆犹新的，是人生中的第一场雪。这个自幼在广西长大的小伙子，第一次真正触摸到了冰雪的寒冽。

连队接到除雪任务，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谁知刚踏出营门，便一脚踩空，从山顶径直滑了下去，在雪地里滚成了一个雪人。待抵达任务点，他才意识到这场“战斗”的艰难。数米高的雪墙封住沟口，宛如一道被瞬间冻结的“巨浪”。没有机械支援，他和战友一锹砸向冰层，冰屑炸裂四溅，震得虎口发麻。汗水浸透里衣，又在寒风中凝结成冰。韦延资偶尔直起腰，回头望去，那条他们刚用双手劈开的“路”，在雪海中蜿蜒伸展。那一刻，某种难以言喻的情绪涌上心头，将他的胸腔填得满满当当。他俯身抓起一把雪，塞进口中，冰凉在舌尖化开，泛起一丝干净的清甜。

在每一个战位上，守好自己的阵地

连队菜窖里，一束光穿透进来。炊事班长毛江林正俯身整理着冬菜。江巴斯即将迎来冬季，这位老兵清楚地知道，这或许是他最后一次亲手为连队储备冬菜。他将每一棵白菜码放整齐，仿佛正在将自己16年的戍边岁月也一并叠放进去，



图①：顾帅郑重写下留队申请书；图②：山脊上的坚守；图③：荒山之中，官兵播种绿色；图④：黄永升（中）向战友展示新厨艺；图⑤：李海（右）与班长在点位执勤。

金雷明、王晨摄



妥帖珍藏。

从山东青州秀美的绿水青山，到江巴斯苍劲的雪山戈壁。岁月把蔬菜腌渍成冬菜，也让这位老兵“酿”出了成熟的滋味。“记忆最深的就是冬天，那条唯一的路被风雪阻断，新鲜蔬菜运不进来，就得靠那一窖冬菜过冬。要是狂风一来，连队的门板说飞就飞，在雪地里打着旋……大家一起雪海‘追门板’的经历，至今记忆犹新。”每当回忆往事，毛江林总感慨万千。

如今，连队后厨焕然一新，电能集成灶方便高效，食谱也从单调的炖菜变成更加科学营养的多样化菜品。时代大步向前，可毛江林的眼神一如往昔般坚定：“灶台就是我的战位，炊具就是我的钢枪。每一道菜，都是不能失守的阵地。”

中士黄永升是毛江林一手带出来的兵。3年前，这位大学生士兵刚进炊事班，做的第一道菜便是家乡风味的白切鸡。然而开饭时，唯独黄永升那盘菜的餐盘前冷冷清清。那晚，挫败感像一块石头压在心头，让他辗转难眠。毛江林对他说：“光有热情可不够。我们做饭，既要懂战友的‘胃’，更要懂他们的‘味’。”就是从那时起，黄永升开始下苦功钻研厨艺，同时留意每位战友的口味，谁多吃一口辣，谁不爱吃香菜，谁总舀汤泡饭吃……他都记在心里。

一晃3年过去。如今的黄永升已经有了好几道连队官兵称道的拿手菜、招牌菜，特别是猪肉炖粉条，他每次都选肥瘦相间的五花肉，文火咕嘟几小时，把肉炖得红亮亮、色香味俱全。

巡逻官兵刚进营门，就能闻出这熟悉的味道，来自东北的上等兵姜正走在队伍前忍不住喊道：“这味道刚蹦出来，我还以为摸到自家灶台边儿了！”

在一次强军故事会上，毛江林这样说：“所谓成长，不过是冷的时候顶住，累的时候挺住。就像菜窖里的冬菜，一层盐一层菜，压紧了，封实了，时间自会给出答案。”

二级上士石杰光的家乡在重庆巫山，那里的山峦平缓连绵，而江巴斯的山，却像一柄柄利剑，陡峭而冷峻。

那年，他从陆军军医大学毕业，精通针灸等中医疗理技法。可令他始料未及的

是，连队大多数战友都不愿找他看病，有人说：“这个卫生员一治疗就扎针，针插到肉里呀，想想都怕。”

石杰光主动为战友普及中医知识，战友训练疲惫，他为大家按摩放松肌肉；有战友扭伤，他为其扎针放血治疗。渐渐地，从避之不及到一针难求，他的名气传播开来，大家都叫他“妙手飞针”。

石杰光的父母不忍儿子离家在外，希望他能早日归乡。石杰光向父母表达了内心的一份执着：“比起回乡后的安逸生活，我更希望和战友一起守卫国门。”

与战友一起巡逻，石杰光站在山顶望去，国际班列的汽笛声不时掠过江巴斯旁的谷地，清脆而悠扬。这声音穿透戈壁，像是时代的脉搏。

阿拉山口口岸，这个昔日孤独的边防驿站，如今已蜕变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石杰光忽然想起家乡也有一座山，童年时他总爱登山望远。从一座山到另一座山，这是他的选择，也是时代的选择。

“站在山脊上，感觉怎么样？”战友笑着问他，眼里有光。

石杰光望着远方绵延的边防线，深吸一口气，脸上绽放笑容：“我觉得……翻过这山脊，我的青春才算真正开始！”

守望在国门旁，屹立成祖国的一道“风景”

去年夏天，暴雨来得猝不及防。连续3天的大雨冲垮了山体，洪水顺着山脊奔腾而下，直扑山脚下的连队。翌日清晨，官兵们发现通往外界的道路都已中断，淤泥已经堆到营门口。

没有犹豫，没有迟疑。接到清淤命令，一级上士顾帅冲到队伍最前方。10多年的戍边生涯，让他非常了解这片土地的脾性。他率先跃入齐膝的泥水中，一锹锹地铲除淤泥。

经过数小时连续奋战，当最后一块沙袋垒成时，乌云渐渐散去，阳光穿透云层，照亮每一张沾满泥浆的脸庞。

在顾帅的心里，比“守住”更重要的，是“创造”——让这片土地也能长出蓬勃的生命。

入伍来到江巴斯后，他有了一个想法：在“连军都难生”的山石间，开辟一片绿色。没有土，他动员大家从山下一袋袋背来；没有水，就提着山泉一桶桶浇灌。官兵化身山石上的园丁，在石缝中播种希望。

奇迹，发生在下一个春天。这十几株树苗，竟真的活了下来，从石缝中长出鲜活的绿意。站在那片新绿前，顾帅字字铿锵地说：“在这儿都能把树种活，还有什么能难倒我们？”

这些树，就像扎根山石上的哨兵，在贫瘠的山脊上生出了坚韧的根，在凛冽的寒风中挺直了坚硬的脊梁。每年新兵下连，顾帅总会带他们来看树。

“你看，种在连队的树，风再大，树干也是直的。”他说，“咱们驻守在山脊上，环境再艰苦脊梁也不能弯。”

光阴荏苒，曾经青涩的少年成了“老班长”。服役期将满，顾帅站在了“走与留”的十字路口。妻子期盼团圆，却更懂得丈夫身穿戎装时的荣光。她把选择权交给顾帅，在寄来的全家福背面写道：“你守护边关，我守护咱家！”

顾帅将全家福放进口袋，郑重向党支部递交留队申请。他在申请书中写道：“我喜欢站在山顶听国际班列的鸣笛，看国旗与晚霞的辉映，享受巡逻途中躺在风中的片刻宁静……这里待得越久，越懂得什么是家。”

边关不是远方，早已是老兵用心守护的地方。

如今，昔日树苗蔓延成“荒原碧玉”，柏油路像丝带系在山间。物资车定期来营，送来蔬果鲜肉，也送来山外的讯息。但官兵们知道，这条路通向的，不仅是繁华与便利，更是沉甸甸的责任。

这条路，让官兵的脚步更坚定。黄昏时分，大家沿路散步，看夕阳将路面染成暖金色，听风从阿拉套山的那边吹来。

有人翻山越岭是为了欣赏风景，这群口岸哨兵，却在这道山脊上把自己屹立成了风景。他们的青春，在山顶上蓬勃生长，在岁月里澎湃成浪。

戍边人讲自己的故事

巡逻线上的“中国红”

■张军



蔡宽心绘

巡边的路，在战士的眼里，有时并不是路。它是风在峭壁上刻下的千年褶皱，是山脊甩向天地的一道冷硬鞭痕。战士们，则像移动的壁垒，沉默地嵌进这无边的苍茫。

历经艰险的行军，当我们抵达界碑，展开五星红旗的那一刻，“中国红”早已超越旗帜的具象——它被我们的脚步丈量，被汗水浸透，被信念淬炼成生命的底色。

“重心放低！压着身子爬！”还记得前不久的一次巡逻，一级上士奎翠忠的嘶吼被大风“撕扯”。这位戍边十几年的老兵，如一枚铁钉铆在陡坡上。他将身体横亘在坡上，一只脚抵住岩石，一只手在身后拽紧安全绳，另一只青筋暴起的手，伸向下方的新兵晓杰。

晓杰喘着气，作战靴在石堆里下陷。他每一次抬脚，都有石块哗啦啦坠入身后的深渊。他嘴唇泛紫，眼里交织着紧张与不屈。

“看我的脚！踩实！别看下面！”奎翠忠叮嘱。

晓杰咬紧牙关，脸颊肌肉绷紧，颤抖着将手重重搭在奎翠忠的手掌上。

跟跑爬过危险路段，虚脱瘫坐，晓杰回头望向那条几乎垂直的“路”时，眼眶猛地红了。奎翠忠没有多说，只用力拍去他肩背的尘土：“好样的！喘口气。这路啊，走着走着，就刻进骨头里了，忘不了。”

一个怪石嶙峋的山口，我们借助绳索攀登而上，崖壁朝向边防线。二级上士李更秋从背囊中取出喷漆。这个平时寡言的老兵，此刻眼神中燃烧着庄重。他俯身，将身体贴在一块冰冷岩石上，右手拿着喷漆罐，一笔一画，专注地在崖壁上描出红色“中国”二字。李更秋对战友说：“我们不仅是在描红，更是在镌刻心中的信仰。”

冯连长望向远方的群山说：“咱们守在这里，就是为了让这抹红，经得起风吹、日晒、雨雪淋。”空旷山谷间，耳边只有风声。这一刻，守护无言，像胸膛里共同搏动的心脏，为这片土地注入滚烫的鲜血。

这抹红色，刻在我们攀登的碎石坡上，再融入骨血。这抹红色，是生长在岩石之上的炽热，最终照亮在守望的寒夜。

夜幕降临，我们加热冰凌未消的溪水，吞咽压缩干粮。轮哨命令传来，哨位上，晓杰手持钢枪而立。连队卫生员张卫东默不作声地走过去，将自己那件外面挂满寒气内里却尚存体温的大衣，披在晓杰的肩上。“晚上的夜哨最磨人，有啥情况就喊我。”声音低沉，却让这位年轻的战士心生温暖。不远处，冯连长借着微弱月光，用冻得僵硬的手指，在本子上记录巡逻情况。每一个字，都像是刻在雪山上的誓言。

那一刻，我明白了什么是“中国红”。这抹红色不再抽象——它是奎翠忠伸向晓杰的那只布满老茧的手；是流淌在心间的“中国”二字；是寒夜里相依背影传递的无声力量；也是月光下笔记本上那些重如千钧的巡逻记录。

这抹红，比我们守望的山石更坚韧，比高原之巅的朝阳更炽烈。因为它，就奔流在我们每一个戍边人的血脉深处，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暖闻速递

■何宇风

驻勤点有了“团圆房”

“你和孩子来部队探亲吧！”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防团驻勤点，某连贺连长在视频通话中激动地和妻子劲辩诉说着对一家人团圆的期待。

不久前，团里为新建成的连队家属房添置了新家电和生活用品，贺连长第一时间告诉妻子这个喜讯。贺连长将镜头缓缓扫过：推开来队家属房的门，橘色的灯光洒满房间，蓬松的被褥整齐叠放，双人床上摆放着小熊玩偶……卫生间里，崭新的淋浴设备和浴霸一应俱全，每一个细节都透着暖意。今年国庆节，贺连长本来答应妻子休假回家过节，但因任务需要只能无奈“爽约”。这些年，他常想让妻儿来队团聚，可想到驻勤点偏远艰苦，总是话到嘴边又咽下。如今，条件好了，他终于把憋在心里许久的邀请说出口。

团圆，对边防官兵来说，有时近在咫尺，有时却又远在天涯。二级上士蒋贵俊对此深有体会：那年新婚妻子来队探望，返回山下住处，却因高原反应突发高烧。蒋贵俊心急如焚，因交通不便，几经波折才找到下山的车辆。当蒋贵俊赶到妻子身边时，天早已黑了下來。“医生说她并无大碍，但那段路上的焦急与无助，我一直忘不了。”他说。

“军嫂千里迢迢上高原探亲，一定要让她们过得舒心！”此前，团党委在调研中了解到驻勤点缺少家属房的问题，立即着手解决。从定制板房到攻克水电供暖难题，多套保暖温馨的连队家属房，在各驻勤点拔地而起。

电暖器、电视、供氧设备……上级陆续为每间房配套设施，经过不断改善维护，如今的驻勤点有了一个温暖“小家”。

不久前，一级上士邵思武值班不能回家，妻子余姣带着年幼的孩子从千里之外赶来。在“团圆房”中，妻儿的笑声让冰雪高原荡起了阵阵春风。“军营里的家，同样温暖如春。”余姣动情地说，“这温暖，是部队送给我们最暖心的礼物。”